



一、前言

慰老較我長三十歲，無論年齡、學養與地位均屬長輩，但我與慰老因公私關係常相往來，又蒙其愛護，已有三十餘年。慰老退休之後，有些私事囑託，也常在信函當中傾談內心之話，堪稱忘年之交。

民國七十九年九月二十一日，慰老在台病逝，享年九十三歲。噩耗傳來令人哀痛。當時我在比利時籌辦藝展講習會，瑣事纏身，不克返台悼祭，又未能及時寫一悼念文章，迄今耿耿於懷。

慰老名復聰，字美如，號慰堂，浙江海寧人。光緒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年）十一月十二日生於海寧縣硤石鎮。青少年時曾就讀杭州高小，青島及天津德人所辦之高等專門學校。民國六年考入北大文預科，就讀德文班。民國八年秋升入大學本科哲學系。民國十二年北大畢業前後已從事圖書館工作，並在清華兼課，後任北大講師，授國文及學術論著。

民國十九年七月先生赴德國留學，旋獲德國鴻博基金會（ALEXANDER VON HUMBOLDT-STIFTUNG）研究獎學金，進入柏林大學研究哲學，並考察德國及英法等國圖書館工作，民國二十一年十一月學成歸國。

民國二十二年元月，奉教育部任命籌辦並主持國立中央圖書館及在台復館達三十餘年；民國五十四年行政院聘為國立故宮博物院院長，辦理在台中霧峰故宮中央兩院管理處之結束，將兩院文物遷建臺北外雙溪故宮博物院典藏及對外開放展覽。迄民國七十二年元月病癒後，任期屆滿，堅持退休。擔任院長達十八年之久。

慰老係中央研究院院士，退休後受聘為總統府國策顧問，隻身來台四十餘年，以館、院為家之精神，勤勉不倦研讀之態度，虔誠的宗教信仰，可為當今年輕學人之典範。

今年八月十八日，適中央圖書館前交換處汪主任雁秋女士、同事辜主任瑞蘭女士與臺北市立圖書館曾淑賢女士過境比利時。經慰老堂妹魏蔣華女士電話告知，得以晤談。久未與汪女士見面，寒暄過後提及中國圖書館學會將於本年十一月間舉辦「蔣復聰先生百歲誕辰紀念」，並著手編印紀念論文集。汪女士知道我與慰老在歐洲過從頗多，如能寫一紀念文章，希於十一月前將稿件寄至臺北，並盼出席紀念會。我感到時間緊迫，即說明今年外出頻繁，且尚欠他處稿債，並已應邀於十月上旬赴捷克出席國家畫廊亞洲館重建開放典禮，當時只允將盡力趕寫。

十月二十二日夜晚，我出席巴黎廖修平畫展開幕及參觀故宮瑰寶在巴黎大宮展覽後，回到北京寓所看到汪女士傳真函，附慰老百歲紀念會邀請函，定十一月十一日舉行，並提紀念論文集已付印，如文稿近已完成仍可寄來另行刊印等語。

我認為尚有時日，即開始動筆，僅就慰老訪歐行誼外界報導者略以陳述，聊表敬仰紀念之意。

一一、與慰老相識及過從

我於民國四十七年在教育部國際文教處任職時，承辦過接待外賓、國際展覽（包括書畫及圖書等項送國外展覽）以及公自費留學考試等業務，這三項在公務上均與慰老有接觸關係，因此我們在公務上時常有往來。例如，若有國外文教人士來訪，必安排拜會參觀中央圖書館日程，須與慰老聯繫何時拜訪為宜；每年中央圖書館收到日本及西德等國際書展會邀請函，必定設法參加，他認為參加國際書展是宣揚中國文化的好機會，也能看出一國對文化之重視。當時政府經費拮据，送書勉強支應，對派人照料書展攤位及展畢善後均無力付出。慰老為達到宣揚文化，又無經費，只有窮則變方式，將徵集的新出版之圖書交海運至德國，請德國某大學設有漢學系之教職員或學生照料書展攤位為條件，展畢後圖書捐送負責照料展覽之學校圖書館。每次為了運送展覽圖書之運費及攤位費，慰老經常到教育部樓上樓下奔走，我看到他對公務這樣認真，不能因經費拮据而放棄的精神，給我一個很大的啟示，因此對書展經費都樂意相助推動；當年還有留學生考試制度，每年夏季舉辦公、自費留學生考試，但當時因政府外匯不足，每年只能錄取公費生一、二十名，自費生錄取一千五百名。考取自費留學生資格者，除可申辦結匯兩千四百美元外，還須參加留學生講習會，使出國學生對自己國家現況、歷史、文化背景及一般國際禮儀有所瞭解，免得出國後與外人提到有關中國歷史文化無法回答。這個講習課程其中有關中華文化及典籍方面，我也都恭請慰老來講。

有一次慰老邀請教育部社教司、文教處、秘書室等相關業務人員，在中央圖書館會客室晚餐，包括我在內，多半是年輕人。席間慰老對赴宴同事多年來支持圖書館業務表示感謝之意。談到當初

如何搶運善本圖書運台經過，如不擴建館舍，如何妥善保管與陳列等語，又提到現在新闢建之會客室接待外賓也像點樣子，看他微笑溢於言表。他還指著牆壁上所掛的幾幅畫，說是最近台中霧峰故宮、中央兩院管理處在日本所印名畫複製品。當時我印象最深的一幅大畫為宋代李迪所繪之〈風雨歸牧〉，因我曾陪同外賓至霧峰兩院管理處展覽廳參觀時，看到這幅畫多次，問這幅畫多少錢，他說是花台幣三千元，還說比掛時人作品便宜又耐看。

在這次的聚會中，看到中央圖書館增建館舍，兩廂樓房及正門之修繕後確實比以前壯觀多了，可是又有幾人知道館長所住的宿舍，不如單身職員宿舍舒適，只是一間三、四坪日式舊屋，竹床一張而已。

民國五十一年十一月初，我在教育部門口與慰老相遇，報告慰老我奉派赴法工作，即將成行，正好相遇先向他辭行。當時慰老不容分說，即拿出名片，站在街上在名片上寫了數行介紹他在巴黎的友人，慰老對年輕人之愛護，其熱忱可感。

三二、應邀訪德及來比

慰老於民國五十四年接任故宮博物院院長後，於民國五十六年首次應德國鴻博基金會（ALEXANDER VON HUMBOLDT-STIFTUNG）邀請訪問西德，並舉行演講會。按慰老於民國十九年在德留學時，即獲得鴻博基金會獎學金，與該基金會頗有淵源。此次赴德應邀由李副院長霖燦先生陪同，於當年十二月初由台抵西德波昂，事畢將來比國訪問參觀，並和旅比親友相聚。

我已於民國五十三年由巴黎調北京工作，在歐洲曾參與西德法蘭克福、北京布魯塞爾兩地國際

書展，及辦理故宮博物院名畫複製品在歐洲巡展事宜。

慰老是在民國五十四年由中央圖書館館長任命受聘任故宮博物院院長。因此我在歐洲與慰老在公務上公私函件往來較在台聯繫更為密切，在慰老決定訪德國及比國行程後，我也獲得通知。

我於十二月五日下午攜帶慰老事先所寄的演講圖片資料，搭火車由比京赴波昂至鴻博基金會所安排之演講會場，在演講前面交慰老，並確定訪比日期。當時在慰老演講廳內冠蓋雲集，多為德國文化界及學者，時有人向慰老寒暄，演講廳坐無虛席。當慰老開始以德語演講後，未久我為趕搭乘回比京末班火車不辭而別。慰老在德訪問期間受到禮遇，除與文化界接觸外，也拜會過西德政要，以促進文化交流。

十二月八日，慰老一行結束訪德日程後，於是日上午十時十分飛抵比京機場。駐比館人員、其堂妹魏蔣華女士、堂侄蔣德修先生等家人及我前往接機，送至比京 MAYFAIR 旅館，稍事休息。上午赴使館拜會陳大使雄飛。陳大使中午為其洗塵，下午與旅比家族親友相聚。

十二月九日，慰老一行赴比國北都水城布魯日 (BRUGGE)，並至附近陸徵祥晚年所進之天主教本篤會修院 (ABBAYEDEST-ANDRE)，參觀陸氏曾住過的房間，並向其墳墓致敬。(註一)

當晚由駐比文參處招待慰老一行，餐後請慰老為留比學人學生演講，介紹故宮現況，並請李副院長講解歷代名畫，放映幻燈片，使與會人士增進對古畫之欣賞。

十二月十一日上午，我陪慰老一行赴北京市區廣場等名勝參觀，下午赴魯汶天主教大學圖書館參觀，在未參觀以前，慰老說該校圖書館戰後重建，平均七分鐘就可借到書，在當時算是很快的。由此可見慰老對世界各地著名圖書館情形瞭若指掌，令人折服。自此以後有人參觀魯汶大學圖書

館，我也照常引用。

當晚慰老堂侄德修先生於其所經營的龍宮飯店請陳大使及旅比親友等人，慰老讓陳大使上座，陳大使客氣，論年齡及資歷又是遠客，當讓慰老上座，慰老堅持不肯並說明原委：「駐外大使為大，除非外交部長在座，宴客時無論官職大小，大使代表國家元首應坐上席。」大家聆聽之下，陳大使笑稱：「我還得重新學習 PROTOCOL『外交禮儀』。」說罷，陳大使表示只好從命，這場讓座始告落幕，同時也可看出慰老平素對禮儀之重視與謙虛。

十二月十二日下午，慰老一行搭乘比航OZ五四七號班機赴美繼續考察訪問。

慰老此次來比停留四天，參訪、演講以及和旅比家族親友相聚，我多予陪同，觀其神情頗為愉快與興奮，經常笑口常開，也為其難得的一面。

當其堂妹將慰老大陸子女家書出示，慰老拒看，也拒收信件，在當時敏感年代，堅持原則又有幾人？慰老隻身來台，思念家孤寂之心情可想而知，幸好有賴虔誠之宗教信仰支持與熱誠地工作，才能度過如此艱難的歲月。

四、首次赴故宮拜謁慰老

民國五十七年七月，我返國述職，雖去國五年有餘，然與慰老於去年底還在西德與比國相聚。抵台後隔日，約妥七月七日(星期日)上午赴臺北外雙溪拜謁慰老。寒暄過後，慰老略述故宮遷建臺北後，現又發現院舍不敷應用，計畫增建院舍。我一聽又要蓋房子了，想到慰老在中央圖書館任內，為擴建館舍，完工後經費無著，未能如期付款，弄得整夜睡不著，而現在卻又要擴建，慰老看

出我愁容，趕緊說預算已報院奉准了，這才鬆一口氣。

我要自行先看各展覽廳，慰老卻堅持陪同參觀。走到故宮正門處看到國父銅像，我備感親切。這座銅像是為慶祝民國五十四年國父百年誕辰紀念日所製作，為我曾前往巴黎接洽翻製銅像及交運等事宜。這座銅像與南京中山陵大理石坐像都出自法國籍名雕塑家朗度斯基（LAN DOWSKI）同一作品，按照一九三〇年石膏像原作翻製銅像（坐像一點六八公尺，底座浮雕一點四四公尺），較中山陵大理石坐像小一倍多。

我將當時於巴黎洽辦翻製銅像，在比法之間奔走的經過略加陳述，當時慰老聽了還嘉勉一番。在參觀時，我發現地上白色大理石名牌刻有銅像作者外文姓名為 F.DR.BLANCHET 字樣，當時很納悶，可能將鑄銅公司名稱刻上（註二）。嗣我看過各展覽廳後，經秘書引至會客室時，已是高朋滿座，承慰老款待午餐，與同席間寒暄，也就未得機再提此事。

這次回國蒙慰老熱忱款待，又帶我赴陸家唱崑曲，當時陸先生在電力公司任職，夫人開一間時裝店，都是業餘崑曲愛好者，又好客。那天也是高朋滿座，慰老還唱了一段，我方知慰老對崑曲造詣之深，古稀之年仍能興緻勃勃，談笑風生，令人欽慕。陸先生就是現任臺北名藝評家陸蓉之女士尊翁，未過幾年陸蓉之也來比留學，也可能是受慰老的鼓勵吧！

另外，這次看到慰老故宮院長宿舍，確實較在中央圖書館所住房間舒適甚多。言談話語間知道故宮開始出版畫冊，推動對外交流及和歐、美、日等國家漢學界之交往。故慰老應酬頗多，精力過人。

五、再度訪德及來比

民國五十九年十一月十六日，慰老應西德聯邦政府之邀請，赴德出席西柏林東亞美術館落成典禮，仍由李副院長霖燦先生陪同赴德；十一月二十一日，慰老參加東亞美術館揭幕典禮，並以故宮博物院院長的貴賓身分受邀德語演講，並致賀辭。出席該館典禮後，轉赴波昂；經聯繫後，我於十一月二十三日赴波昂拜望慰老及李副院長，翌日陪同慰老一行赴科倫參觀東方博物館及杜賽道夫陶瓷博物館。

廿五日我陪同慰老一行來此京，廿六日陪同赴安特衛普市參觀博物館。安市是歐洲第二大港口，十七世紀著名法蘭德斯畫家代表人物魯班斯（RUBENS）故居就在該市區。在十六、十七世紀，法蘭德斯是一富庶地區，因此成為西歐巴洛克藝術重鎮，當時影響到法國、西班牙及英國畫壇。

慰老是天主教徒，對十六、十七世紀宗教畫特別感興趣。當時我向慰老建議相機洽借一批宗教畫送臺北展覽，必能轟動又促進文化交流，慰老認為是一項很好的構想，囑俟時機成熟可相機進行。

下午回程路過比王近郊皇宮附近之中國館，是北京皇家歷史博物館所屬之中國館分館，內部陳列清代貿易盜、中國硬木家俱、繪畫、地氈等。該館是光緒二十六年清廷參加巴黎博覽會時，所建之中國傳統式亭台樓閣，為參展之中國館。博覽會結束後，被當時比王李奧保二世看中該樓閣，購買拆卸運到比國，安置在皇宮旁邊定名「華宮茶園」，後改為皇家歷史博物館所屬中國館一部分。

該樓閣為兩層，建造精細，樓閣護棟均有木刻浮雕，以三國故事為多，門前還有吊斗旗杆，院中設有一小亭，亭欄柱上均刻有不同樣小獅子；樓閣木架欄杆雖好，但因年久失修，木料雕刻油漆

脫落，影響觀瞻及維護。據我所悉，該博物館因維修經費困難，又有修繕技術上的問題。

慰老看過以後，認為這種蘇式建築代表中國建築藝術，在歐美其他地方沒見到過，連在臺灣也沒這樣精緻完整的亭台樓閣。遂囑我向比方洽詢，在技術上或經費上之問題，俾供考慮協助，俟返國後向政府反應，籌經費支援該館。這是維護中國文化，亦是促進雙方交流。

二十七日上午，慰老一行拜會駐比大使館後，午餐假明園飯店。我邀請比皇家歷史博物館館長德厚（DEROO），先生即曾留華漢學家 SIMONNET 及陳大使。慰老將昨日看到比皇宮旁之中國館情形，表示關注，比國德厚館長則對慰老之熱心關懷維護中國館表示感謝。謂該館原籌到經費，著手工一段時日，包商倒閉，現又另列預算送審中。慰老為增進雙方交流關係，在席間面邀請德厚館長訪台，席間相談甚歡。

餐敘當中，慰老談到中國文化，比喻過去日不落旗是指大英帝國時代，現在「日不落中」即表示到處都有中國人，有中國人的地方就有中國餐館；中國菜是食的藝術，水準高；中國餐館有字畫及中國花瓶等擺設，即代表中國文化。但不能墨守成規，還要研究發展提升水準。中國食的文化可以說是無人排斥，說完這一段話，同席人均讚同慰老的高見。

當晚由旅比文化復興委員會宴請慰老一行，席間慰老講話，將近日參觀訪問觀感略以陳述，先認識自己中國文化方能加以復興推廣等語。

十一月二十八日上午（十一時四十五分），慰老一行搭乘比航SN-50五號班機赴西班牙考察訪問，隨後由西班牙轉土耳其、泰國等地後回國。

民國六十年春，中比雖中止外交關係，慰老仍履行諾言按邀請計畫，促成比國德厚館長如期訪華。德厚於十年前退休前謂，若慰老過比時，渠仍熱心招待敘舊。

六、二度訪歐

民國七十年，慰老以故宮博物院院長、中央研究院院士身分，應德、奧博物館及文化學術界邀請訪歐，時年八十四歲高齡。於四月二十八日抵達西德訪問，此次訪歐行程緊湊，未安排來比。我獲悉後，於四月三十日上午赴科倫拜謁慰老，嗣我抵達科倫旅館大廳，看到慰老已與部分親友話家常。待大家坐定後，慰老略述次行日程緊湊，除在德、奧兩地訪問演講外，還到羅馬梵蒂岡晉見教宗，不能赴比，故約大家在科倫相聚。

當時由比京赴科倫者，有其堂妹蔣華女士、魏需卜夫婦攜子一家、堂侄蔣德修先生夫婦攜女一家，還有近由大陸到西德某公司任翻譯工作之堂妹蔣和女士也在座（係蔣百里先生第五女公子）。大家在旅館大廳圍坐，慰老焉然像一位族長，對每位族人和親友都親切的垂詢與關懷。

慰老獲悉孫輩蔣帆將由大陸赴比留學，面露笑容，內心特別高興，溢於言表，還談到尚有長孫學鳴、三孫學寧及外孫海濤，均有意出來。慰老感嘆的說：「如能接出一個年輕人，等於救一個人。」可見慰老當時對孫輩前途著想，而說出如此沉重之語氣。說罷，蔣和女士在旁表示，也不能把孫子都送比國念法文，應該有一兩個到德國來遊學。慰老早年是留德學生，怎麼會不讓孫輩到德國留學呢？只是沒說出來，送孫輩赴德留學，困難重重，又乏人照應，何人給他辦事？

最後，慰老看著我說：「傅先生你還沒領洗吧！希望你早日皈依天主。」又說：「你們夫婦應

該領養一個小孩，如需幫忙，我可在臺灣設法接洽。」等語。

慰老對宗教信仰虔誠，對至親友好，凡未信教者，時加勸導聽道、信教，又對親友家庭生活熱心關懷，令人感動。

七、出席比京漢學院贈書典禮

民國七十三年八月九日、九月四日，慰老相繼來函告稱，雖已退休近又邀宴比國訪華學者等情形略述一番。又提到「命也，商務印書館影印故宮文淵閣《四庫全書》全部大本一千五百冊，每部售價台幣一百二十八萬元，分十期出齊，下個月即可出第一期，以弟對《四庫全書》出版頗為效力，歷時數十年，承贈一部，弟擬將此書送給魯汶大學促進交流關係，是否要當」等語，徵詢我意見。

按《四庫全書》係乾隆三十八年（一七七三年）開始校編，十年完成三千七百七十部，七萬九千一百一十八卷之巨著。自民國八年至民國二十一年期間，當時各方及政府有五次提議影印《四庫全書》，多因技術及經費等等問題影印不成。嗣後雖陸續選印此珍本，適中日戰爭及戰後動亂更無法影印。此次臺北商務印書館以現代科學及編目重新影印《四庫全書》全部，非同小可。

贈送一大部書代表中國文化，茲事體大，須妥為覓贈對象。經我和比國文化界大老，曾任比京皇家圖書館總館長李巴斯（DR. H. LIBBARS）先生多次商議，認為魯汶大學近年法荷語系分成兩校，圖書也分家，乏人管理，認為將書贈送比京漢學院圖書館為宜。各大學如有需要參考，可到該圖書館借閱或影印。

為了確認贈書對象及贈書程序等事項，多次向慰老函電請示，終於在民國七十三年四月二十五日，承慰老同意將《四庫全書》一部贈送比京漢學院。

我隨後與比京漢學院負責人 MAERTENS 及漢學家西墨內特博士研商贈書程序等細節，決定於當年七月十七日假比京皇家歷史藝術博物館的歌德廳，舉行贈書典禮（按比京漢學院是以庚子賠款基金成立，設在該博物館內）。確定贈書典禮細節後，該院備函邀請慰老來比出席贈與典禮，並負擔往返機票費用。

慰老曾於民國七十一年六月患輕度中風，經住院醫療復健，於七月出院，仍照常到院辦公；次年元月第八任院長任期屆滿，慰老雖病癒，深感年事已高（時年八十六歲），堅持退休。在此期間，慰老與我時有函電往來，雖知其健康情形尚好，若來比出席贈書典禮，以八十七歲高齡老人，又患過中風，乘飛機長途旅行，應有人陪同照料來比為宜。當初臺北賈主教彥文有意陪同慰老來比，未久，賈主教因病住院無法成行，後託請在臺北籍聖母聖心會韓德力神父（J.HEYNDRIKX），陪同慰老來比，陪同人員也告解決。

民國七十三年七月九日，韓神父陪同慰老，自臺北搭乘 CIO六一班機抵達荷蘭阿姆斯特丹機場，並陪同下機出關。由比赴荷接機者有慰老堂妹魏蔣華夫婦、堂侄蔣德修先生、長孫學鳴、侄孫女、女婿郭湯生等人，我夫婦則於前晚先赴荷聯繫，準備進機艙口迎接。駐荷代表柳赫圖先生及其夫人羅輔蘭女士和我夫婦陪同慰老出機場關卡後，看到接機親友，精神為之一振。慰老長孫學鳴首次見到祖父，趨前跪下還磕了一個頭，慰老看到孫輩親人，內心喜悅，溢於言表。

慰老由其堂妹接回比京寓所休息，比籍韓神父則由我夫婦開車送至安特衛普附近之家鄉，在途

中渠稱此次陪慰老同機，是受賈主教之託，回比之便陪慰老來比。最初認為坐同一班機，機上有空中服務人員照料飲食，無操心之事，當時即一口答應。待上飛機後，一想到慰老雖已退休，但地位崇高，是中央研究院院士現又受聘總統府國策顧問，加以八十七歲高齡，又患過中風。愈想愈怕責任重大，一路上都在注意慰老動靜，嗣飛機著陸平安到達方鬆一口氣，韓神父說得自己也覺得好笑。慰老在舉行贈書典禮前（抵達比國的第二天），與近年自大陸來比之長孫學鳴、次孫蔣帆、三孫學寧、外孫海濤及旅比親屬團聚。

自七月十二日至十六日，曾拜會中山文化中心舒主任，並參觀比京漢學院圖書館；拜會比國樞機主教 DANNELS，並參觀馬林主教府大教堂；出席旅比、荷、盧國建會及留比魯汶同學會，假比京明園飯店舉辦之餐敘座談會。在用餐前，請慰老講解刊印《四庫全書》經過，餐後講敘故宮收藏情形。應邀出席文化中心舒主任、比京漢學院主席 MAERTENS DE NOORDHOUT、旅比親屬及我之邀宴等活動。

七月十七日是慰老此行的大日子，當天著深色中式長袍馬褂，並由我夫婦陪同，於午前抵達比京皇宮歷史藝術博物館歌德廳，出席十二時贈書典禮。

首先由館長 DE MEULENAERE 教授致歡迎詞，繼由漢學院主席 MAERTENS 致詞介紹慰老，稱讚贈書意義與感謝。致詞內容由比漢學家 DR. SIMONET 譯成國語，隨後慰老致詞，由 S 博士譯成法語。

慰老演講大意：一、說明《四庫全書》由來及其重要性，二、書贈比國原因有二：（1）書贈送圖

書館或博物館有人管理最為妥當。（2）比國神父金尼閣、南懷仁等人，於清朝初年從事中西文化交流之貢獻，現以中國教友對他們的崇敬，將這部書送給比國表示感謝。

慰老講稿有八頁之多，經我清稿後，複印分送慰老一份，而譯員 S 博士一份的講稿則為事先準備。我恐慰老讀講稿時與譯者發生狀況，爰我手持一份講稿站在慰老身後注視講稿，慰老講畢還說一句法文謝謝（MERCI BEAUCOUP）。慰老將放在桌上，捆有紅線帶之《四庫全書》一冊送交漢學院 M 主席接收，象徵將全部書贈送該院，大家鼓掌，禮成。禮成後舉行酒會，備有豐富中西餐點供來賓享用午餐。

出席此次贈書典禮有比皇家科學院院士，曾任國家圖書館總館長、王宮大禮官、國家科學總監文化界大老 DR. LIBBARS；比京副市長前文化局長 LECLERQ；曾訪華前比京皇家歷史博物館館長 DEROO；比國文教界、宗教界及駐比文化中心人員；旅比學人學生；慰老在比親屬及中外友人等約兩百餘人。在比京贈書酒會上堪稱冠蓋雲集，慰老由長孫學鳴等人扶持下，精神頗佳，與來賓寒暄，面帶笑容，儒者風範，有兩、三位比國女士見到慰老還行歐洲請安大禮，焉然拜見國家元首或大主教之禮節，此舉頗為難得，可見慰老在酒會上著長袍馬褂中國儒雅風範受到尊敬。

慰老與外賓寒暄，若對方懂德語者，可直接交談，否則多由我介紹及傳譯。酒會中，時有外賓前來為贈書一事表示敬意，慰老以謙和態度答禮，也有請求合影者。慰老在家族及孫輩照料下略用茶點，顯得滿足而喜悅。這場贈書典禮及酒會之盛況，對慰老晚年退休後在國外有如此之風光，其親友都感到與有榮焉。

慰老在贈書典禮過後至七月底之間，除出席中比友人次重要宴會及答宴活動外，另拜會比京自然博物館、赴荷語魯汶大學拜會校長 DR. SOMMER 晤談、參觀大學博物館圖書館（D 校長設午餐招待慰老一行，並校方院長及館長多人坐陪）、赴比京郊區天主教聖母聖心會總會拜會（按該會係一八六五年由比國神父南懷仁創會，專為赴中國西北一帶傳教士之修會，該會在大陸僅存一位八十餘歲比籍神父，在台設有宗教文化機構，及光仁中、小學），並參觀該會圖書館。此外，慰老還與孫輩赴安特衛普市，參觀動物園及比京中國館所收藏之貿易瓷。

七月二十六日由外甥魏崇明夫婦陪赴荷蘭，參訪萊頓大學漢學院並參觀中文圖書館，由館長馬大任接待；七月二十九日赴比國北部韓特力神父家鄉 HAASDONK 應邀出席大彌撒，慰老並在彌撒當中以國語證道，由韓神父譯荷語，並出席當地教友舉行大餐會。餐敘當中，比教友唱歌，慰老無歌可唱，還大唱國歌。據其堂妹夫魏儒卜先生告稱，那天當地熱情招待，慰老幾乎變成當地鄉民，可見受到當地人士之敬重。

八、向德友人告別

慰老來此出席贈書典禮，也通知其德國友人，我收到德國鴻博基金會邀請慰老訪德兩週邀請函副本。

基金會除負擔赴德往返旅費及膳宿外，尚送每日零用金一百四十馬克。後經慰老覆基金會僅能訪德八天，未久，基金會將八月一日至八日接待、拜會、參觀及聯繫人員名單詳細日程表寄來。該基金會辦事明快，令人折服。

八月一日上午，筆著夫婦陪同慰老由比京乘火車赴西德波昂。德國科學基金會代表 DR. J. WIERCINOK 博士夫婦、駐德副代表魏武煉先生來接待我們，送至 BAD-GODISSBERG DREISEN 旅館休息，中午在旅館便餐；下午四時陪同慰老拜會鴻博基金會負責人 DR. D. PAPERFUSS 博士夫婦，寒暄後為文化交流交換意見。

八月二日中午，德國科學基金會在波昂萊茵河畔一餐廳設宴歡迎慰老。除主人 DR. J. WIERCINOK 夫婦外，同席有鴻博基金會 DR. PAPERFUSS、DR. KUDERPROF. LEDDEROSE、DR. J. BRIEGLER 及駐德代表沈錡先生等學者名流等，筆者夫婦陪同慰老前往出席餐會。

午餐開始前，主人起立舉杯表示歡迎並致詞，語多推崇慰老對文化交流之貢獻，隨後慰老起立致詞謂：「本人於一九三〇年赴德留學，進柏林大學獲鴻博研究生獎學金，能在德國順利完成學業，返國從事圖書館、博物館及推動中德文化交流，迄今五十餘年，屢承基金會禮遇邀訪來德，至深感謝，今年本人已八十七歲高齡，可能是最後一次與德國友人相聚……」等語。隨後慰老以感性的口吻用德語吟一首唐詩劉長卿的〈餞別〉，並以窗外萊茵河比喻長江，表示向在座友人告辭，語氣感人。在座者聆聽之後，無不動容，尤其幾位德國女士感動得兩隻碧眼變紅。鴻博基金會代表 P 博士馬上起立答詞稱：「蔣博士及另一位日本人是鴻博基金會在世界上碩果僅存的兩位最早留德的獎學金生，他們在學術上及事業上之成就是基金會的光榮。今後蔣博士何時欲來德國訪問，基金會隨時歡迎蔣先生的到來，也是我們的榮幸。」語畢，大家鼓掌打破方才的沉寂，繼續用餐。

當日下午四時，慰老應邀赴 DR. KUDER 寓所茶敘；於晚六時，慰老外甥魏崇明夫婦由比來

德照，料，我夫婦將訪德日程安排妥當返比。

自八月三日至七日，慰老按日程拜會、參觀及出席各方邀宴。在此期間，慰老侄孫女蔣曉明母女及外甥魏崇寶夫婦來德輪流照料慰老起居。於八日午前，魏蔣華夫婦赴德接慰老，並參加駐德代表沈錡先生送行午宴，下午返比。圓滿結束在德訪問日程。

九、赴法、荷訪問後返台

八月八日，慰老由德返比，次日在北京堂妹家中休息一日。十日上午七時，由魏崇明夫婦駕車陪同慰老赴巴黎，先至駐法辦事處拜會，再由翁副主任廷龍陪同慰老一行拜會法國主教團秘書長 RAYMOND MICHEL 主教，就宗教發展交換意見；下午參觀巴黎 GINET 東方博物館，由副館長接待參觀。十一日上午參觀 POMPIDOU 中心，中午與旅法學人餐敘並講話，當晚返回北京。

八月十二日至十五日期間，慰老出席旅比親友邀宴外，我還安排慰老於十五日晚與甫自臺北訪問歸來的比國各教授，獲化學物裡諾貝爾獎 DR. PRIGOGIEN 夫婦，餐敘時就訪華觀感交換意見。

十六日上午安排慰老參觀比王宮，由宮廷副大禮官 MR. PERMANS 親自接待陪同參觀（按每年七、八月間比王外出休息，王宮可對外開放參觀一個月）。當參觀至金碧輝煌的王宮慶典大廳及國王大御座椅時，慰老問 P 氏，比王有無王冠？P 氏回答比國是一八三〇年立國，為君王立憲，當時未規定國王有王冠，國慶大典，國王著軍裝。P 氏表示接待許多貴賓，甚少提到此項問題，可見慰老觀察入微，令 P 氏敬佩不已。參觀王宮後，由 P 氏款待慰老午餐表示敬意。

八月十九日上午，慰老由魏崇寶夫婦陪同赴荷蘭一日遊。先至海牙參觀小人國，午前拜會駐荷辦事處，由張副主任設宴招待慰老一行及華航人員餐敘，並請華航安排機位妥為照辦。

八月二十一日上午八時，由我夫婦駕車送慰老赴阿姆斯特丹，搭華航十二時〇五分 TO 六二班機回臺北。我夫婦照料登機，俟起飛後始返寓所。

慰老此次以八十七歲高齡來歐洲出席北京漢學院贈書典禮，典禮盛況頗為風光，在比首次與孫輩學鳴、學寧、小帆外孫海濤，祖孫相會敘天倫為人生難得之事；於德國鴻博基金會邀訪八日，禮遇接待亦有榮焉，又赴法、荷訪問參觀，與歐洲文化界宗教界接觸以及和中外親友相聚。在歐洲四十二天之活動，精力充沛，圓滿結束。慰老對此行，內心應是心滿意足與喜樂矣。感謝天主。

十、最後一次與子女孫輩相聚

慰老於民國十一年二月與夫人孫家宜女士結婚，育有長女麗似、長子祖安、次子祖壽、三子祖怡、次女婉似共五位子女，均留在大陸。慰老隻身來台四十餘年，無直系親屬在旁，一生以館、院為家，又是虔誠天主教徒，生活嚴謹規律，日常起居亦習以為常。

民國六十年十二月，慰老夫人孫家宜女士病逝大陸，噩耗於半年之後始輾轉傳來，慰老獲悉甚為哀痛，曾撰悼亡詩於報章。過數年後，慰老已八十高齡，不知老之至，仍為公務忙碌，甚友好感到其日常起居乏人照料，建議慰老續弦，鼓勵介紹曾在台大任職一位賢淑女士見面，雖曾談論婚娶，復因多種考慮不了了之。有一天，蔣夫人宋美齡女士到故宮看展覽，見到慰老時即詢問何時請吃喜酒？慰老答稱，此事已過，不談了。

續弦不成，慰老晚年思念家人之心可想而知。經好友協助，民國七十三年將幼子老三祖怡由大

陸接來臺北團聚；民國七十七年五月六日為祖怡與劉琳琳小姐結婚，在台育有一女。慰老晚年在台三代同堂，含飴弄孫，應為人間樂事。孫輩亦自民國七十年至民國七十三年陸續接至比國就讀或就業，惟有多位子女尚未謀面，慰老懸念在心中，於是考慮孫輩已在此，仍在比與子女相會為宜。

民國七十八年六月十三日，慰老時年九十有二。這次由幼子祖怡陪同來比會見子女，此次由上海來比者長女麗似（其子海濤一九八三來比）、次子祖壽夫婦（其子蔣帆一九八一來比）、次女婉似由山西來比，先後陸續到齊。（長子祖安已於一九八五年病逝，其子學寧、學鳴於一九八二至八四年，先後來比就讀，學寧則由一九八五年轉美國就讀，獲碩士學位，在美工作已成家。）

慰老能於晚年在比京與子女、孫輩全家團聚難得可貴，了卻心願。慰老在此期間與子女、孫輩敘家常，享受天倫之樂，但慰老並未忘懷推動文化交流，仍照常在必拜會相關文化機構、宗教團體，並應邀參加演講等活動。

慰老若無拜會或參觀節目，有時偕同子女至此比京中山圖書館看看報章雜誌，翻閱書籍。慰老對子女說：「這裡書很多，你們沒事可以到這裡來看書呀！」

中山圖書館於民國七十一年一月創辦，初期僅六個書架圖書，十年後已發展成為一棟四層樓房。圖書館裡成人及兒童書刊達兩萬餘冊，在西歐由國人經營為此規模之中文圖書館，為僑界及留學生服務的尚屬不多，近年因經費困難，於民國八十五年七月將圖書館遷至僑校樓下，照常運作。當初若無慰老每年推動參加國際書展，在比京師累積留存之圖書，我敢說今天比京不會出現這個中文圖書館。

六月十六日應比荷盧國建會會友聯誼會之邀，假比京中山僑校與旅比學人學生演講座談，講題「完全的文化和完全的藝術」，經我協助清稿、繕打分送與會人士。茲將該講稿附錄於後。

十一、最後訪德，晉見德總統

六月十九日，慰老又應德國鴻博基金會之邀訪德，由其堂妹夫婦開車送慰老及其幼子祖怡兩人至波昂，訪問數日回比。據慰老告稱，訪德期間除與文教界、宗教界接觸及演講參觀等活動，基金會也安排晉見西德總統。慰老發現總統禮官為一女士，儀態文雅，和藹可親，使訪客輕鬆不緊張，不像有些國家元首禮官接待晉見訪客，光由武官陪同等後，有時過於嚴肅，值得參考。慰老每次參觀或拜會觀察入微，均有心得，值得學習。這也是他有生之年最後一次的訪德之行。

六月二十九日，我因事趕回臺北，七月十二日回比。在此期間，慰老在比參觀及拜會日程，我已請人協助。

七月十六日上午，我陪慰老一行赴老魯汶，應南懷仁文教基金會之邀，參加上午十一時彌撒。午餐後參觀南懷仁為清廷在北京所製之天文儀，是照北京原作複製一件，造價約十萬美元，近由大陸運比，安置在該基金會師院中。

七月十七日為慰老一行安排七月二十日返台機位等事宜，及安排七月十九日參觀比京皇家圖書館總館。

慰老與祖怡於七月二十日離比，赴荷搭乘華航班機返台。我因事於十九日午前赴巴黎停留三日，慰老最後一次訪歐，未能送行，實為遺憾。

慰老晚年最後一次來比與子女孫輩大團聚及參訪拜會等活動，在歐停留三十六天，曾在次孫蔣帆安特衛普市家中住兩週，與次子祖壽及兒媳、孫媳相聚；在長孫學鳴家中住四天，此時學鳴已接未婚妻來比完婚，並育有一子。慰老在比四代同堂，享受天倫之樂，頗為難得。但在慰老離比返台前，與子女及孫輩話別時曾說：「我已老矣，來日無多，能夠給你們盡力的也都盡了。現在我是靠退休金過日子，每月開支甚鉅，我已無力再幫你們了，今後你們個人之事要好自為之。」邊說這些話時，老人家還落下淚來了。這是慰老為子女、孫輩們張羅以後的一個交代，同時他也明白這是和子女、孫輩們最後相聚，進而發自心底的深沉感慨。

十一、結語

慰老於民國七十八年七月，祖怡陪同由比返台後，仍是興致勃勃，如向友人敘及比京與家人大團聚時，高興之餘還說：「這是天主給我的安慰，天主的恩惠太大了。」仍是樂而忘憂，不知老之將至。曾向幼子媳婦劉琳琳女士表示，他計畫將所知之珍貴之史料，為外界所不知道的，將來他口述，由琳琳記錄，可供後人參考。

民國七十九年三月間及六、七月間，我夫婦曾兩次返台與慰老見過幾次面，曾對我感嘆的說：「現在我很困擾。」三月間還堅邀在銀翼餐廳共進晚餐。在七月下旬，其精神大不如以前，身體時有不適，我返比後未久，聽說慰老住院，於九月二十一日病逝。

慰老辭世消息傳來比京，其在比堂妹、堂侄及孫輩均先後趕至臺北奔喪。同年十一月九日適賈主教過比，假比京郊區天主教「聖母聖心會」為慰老舉行追思彌撒，有中外親友來賓多人。

民國八十一年九月四日又適賈主教過比，在滑鐵盧附近教堂，為慰老過世兩週年舉行追思彌撒。

慰老一生對維護、宣揚文化及從事國際交流，頗有貢獻，一代儒者風範，熱誠待人，提攜後進，耗盡精力。天主接他升天，惜他的重要計畫未能如願完成。

今年適逢慰老百歲週年紀念，僅略述慰老在歐行誼，聊表進思之敬意。

民國八十七年十一月六日 於布魯塞爾

(本文由本書編著者提供)

傅維新，台灣前駐比利時代表。

註一 按陸氏於民國初年曾擔任外交總長，第一世界大戰後巴黎和會首任代表。民國十五年其比籍夫人在瑞士病故，此年七月陸氏進修院，時年五十六歲，民國三十八年一月在修院病逝，享年七十八歲。

註二 數年前有位台大教授過比，在茶餘酒後閑談中，我又提到故宮國父銅像作者外文姓名有誤，將家中朗氏作品畫冊出示，這位教授囑將此頁影印。年前我返台赴故宮訪友時，順便查看大理石名牌，在秦院長任內已更改過，銅像作者為朗氏。

註三 關於比京中國館十餘年前修過一次，數年前又大翻修一次，內部管線更新，兩年前又正式對外開放。惟歐人對樓閣欄杆上木刻人物故事之著色過於鮮豔，有失典雅，吊斗旗杆被颶風吹斷並未修復，在兩進門處，將旗杆鋸斷，現在看不到原貌，甚為可惜。